

一个想象的世外桃源

谈天宁长篇小说《清风别院》

□孟繁华



当下的小说创作,老年生活是一个稀缺的题材。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大众文化的其他领域,青昧的题材是青春、爱情和都市。普遍的看法是,只有这样的题材时尚、新潮,能够集中表达这个时代生活的主流,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主流。而年轻人又是大众文化主要的消费群体。这个看法,如果在文化消费的意义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,在文学的意义上,这个看法是需要讨论的。大众文化和严肃文学的诉求和关怀不同,它们的表达形式和给人的感受一定不同。严肃文学有终极关怀,有对人类基本价值守护的最低承诺;大众文化本质上是追求剩余价值,快感体验是它争夺市场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毒药。因此,在大众文化中,老年生活是最稀缺的题材。但在严肃文学中,关注和表达老年生活的作家大有人在。比如海明威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巨大马林鱼搏斗故事的《老人与海》,写西班牙内战残酷、罪恶的《桥边的老人》,中国当代作家朱苏进写一个戎马一生、与部队休戚与共老将的《金色树叶》、乔叶通过孙女的眼光写祖母的《最慢的是活着》、周大新写中国老龄社会种种问题的《天黑得很慢》等,反映了作家对老年群体关注的热情和努力。除了这些集中写老年生活的作品外,涉及老年生活和形象的作品应该比比皆是。老年是人生的晚景,人生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,如何理解和关爱老年群体,是一个社会和时代文明程度的标识之一。

《清风别院》是集中写老年生活的小说。故事在一个叫清风别院的养老院展开。到这里养老的人都要用化名,意在隐去真实身份抛开过去,然后开启全新的人生。这一情节设置本身,就有鲜明的乌托邦或理想主义色彩。养老院聘请了九人顾问,他们的身份是退休教授、书法家、老中医、商业成功人士、退休官员、退休幼儿教师等。通过这些人汇聚在清风别院“新生活”展开的过程,演绎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、价值取向、情感生活等。小说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、代际冲突以及老年再婚、对待死亡的态度家族企业接班等情节内容,塑造了不同的老年形象。退休教授若愚和退休幼儿教师碌碌是小说的主要人物。若愚因为和事业成功的妻子不睦而长期分居;碌碌由于交通肇事女儿死亡导致家庭解体。二人在清风别院产生感情。但若愚法律上的婚姻没有解

梁鸿说:“清源的文字,有某种神秘的睿智和老成,语锋机敏犀利,却又有洞透世事的宽容,对社会变迁和历史风云中的人性有极为准确的把握。”很难想象,这些话是用来形容一个青年作家的文笔及文风的,但确如梁鸿所说,李清源是当下少有的一个能将世相书写洞悉且明了如斯的青年作家。此次,将他近几年发表的小说真辑成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一书,其作品风格中的锋利之感与绵长之意更是展露无疑。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共收录了李清源包括《诗人之死》《一件口耳相传的往事》及《猎人与山贼》等十一篇中短篇小说,而这些小说之所以被选集在一起,是因为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表达——世相书写。毫无疑问,能将这些小说集成一本书出版,这是对李清源关于世相书写的认同,是对他写作风格的褒扬,在这十一篇小说中,又可简单地分为两类,第一类是以《猎人与山贼》和《门房里的秘密》等为主的关于历史世相的书写,另一类则是以《诗人之死》和《无缘无故世上走》等关于当下社会镜象的模照。古语云: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无论是历史世相下隐喻的时代现实,还是社会镜象中反讽的当下妍媸,李清源的小说恰如镜、如史、如人,给自照者当头棒喝。

悬忌、反转中的故事人生

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中的小说开头,往往自设悬念,且又自行解答,它提前告诉你谜题,又提前告诉你答案,看似给出结果,却又让你对故事发展的过程充满好奇。如首篇小说《诗人之死》,在每一段,它就告诉你死的诗人是谁,但除此之外,什么信息都没有,而由“诗人钟鸣之死”产生的“他因为什么而死?”“他是怎样的一个诗人”等疑问被留在了下文,让好奇者不得不继续阅读下去。在小说《猎人与山贼》中,李清源用“猎人凌晨入山,本欲捉一只山雉,却捉到一个山贼”。这三个短句组成一句话,简单明了交代事情的起因和结果,但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却让我们产生了复杂的联想,“他是怎么捉到山贼的?”“捉到山贼后又会怎么处理?”……问题一个接着一个,联想一波随着一波。除了在小说开头巧置悬念,故事结尾的反转和与开头照应是其另外两个显著的特点。在《无缘无故世上走》中,其结尾处再三转折,一转是许诺靠着父亲的事事故赔偿金买了一辆小车,就在夫妻二人对生活的前景充满希望的时候,两人乐极生悲,在路上撞死了人,生活重新

除,因此若愚并没有和碌碌一起生活的想法。在11月28日一个偶然的机缘,促成了若愚和碌碌(真实的名字是方玲)的如期而至的身心大解放,从此二人作为伴侣生活,并将这一天命名为“重生生日”,纪念二人在老年时重获幸福时光。但好景不长,一年后的某一天,碌碌从高处跌落成为植物人。若愚全身心地在为唤醒碌碌而努力。第二个“重生生日”,若愚安排了庆生活动。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碌碌,“手臂动了动”并流下了泪水。小说对若愚和碌碌形象的塑造,对北国自然风光以及风情万物的描写,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讲述等,都可圈可点。作为非职业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,《清风别院》有自叙传性质,那里的人物、场景,特别是若愚自我拷问或自我要求的方式,我都能理解甚至会心。总体说,这是一部确有新意,给人很多启发的小说,特别是小说结尾的处理,含蓄又节制如余音绕梁。

这是一个想象的世外桃源,演绎的是浪漫、悲情的爱情故事。或者说,作者以理想化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乌托邦。但是,世外桃源或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即便有这样一个虚拟的清风别院,那些试图将人生历史抹去,用化名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的想法,只能在小说中实现。人生的历史即将过去,但过去的历史并未终结,它仍然以顽强和巨大的惯性支配着老年的生活甚至观念,因为人具有社会动物特有的属性。我们都希望重新过一次人生,一切推倒重来,那样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种样子;但是,即便有这种可能,新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碌碌从高处跌落成为植物人,遂使二人陷于爱情悲剧,感人至深但更让当事者如万劫不复痛苦不堪。这就是不可测或不确定的因素。

《清风别院》的作者天宁,是东北某大学的首任校长。他在任十年,把这所大学办得风生水起,成为同等水平大学的佼佼者。并于2006年被授予“中国十大教育英才”。正在学校蒸蒸日上,他个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2011年9月29日,58岁的天宁校长在全校大会上,发表了《辞职演说》,他没有到退休年龄,按照体制或惯例,他不仅可以继续做大学校长,甚至到了大学校长退休的年龄,还可以去体制内的其他部门任职几年。很多大学校长也是这样被安排的。但是,在他看来,“做了十年校长,如果剩下的时光没有更大的作为和牵挂,就失去了做校长的作用、价值和尊严”。他愿意为更年轻的继任者早一点让出位置。当时的场景非常感人,很多教师流下了泪水。

他是个理想主义者,是一个我少见的志向高远、人品高洁的人;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、谦虚谨慎的人;是一个有能力,做事认真,甚至一定做得最好的那种人。学校在他的治理下,蒸蒸日上生机勃勃。那十年,是学校最有凝聚力、发展最迅猛,给人以信心和希望的十年。当然,那不是他个人的己之力。但是,与他有效的工作和人魅力是大有关系的。他曾经说有一段时期精心研读老庄著作,而《老子》的功成、名遂、身退、天之道,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,但在在我看来,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操守、情怀决定了他的选择。

退休之后,他办幼儿园,拉京胡,打乒乓球,打太极拳,读传统文化典籍等,他的生活仍然活色生香风生水起。现在,我们读到的这部长篇小说《清风别院》,也是他退休之后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创作完成的。我惊异于他的好奇心和顽强斗志,他感兴趣的领域一定要一试身手。他的求知欲和求胜欲给我以深刻的印象。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,我们不仅是校长和教授的工作关系,同时也是多年的好朋友。在他身上学习了很多我不具备的优长。在他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之际,我在邈称为《清风别院》做序的同时,也表达我对天宁校长的敬意和谢意。现在,我要祝愿作为作家的天宁有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
婆婆世界的世相书写

——评李清源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 □张建康

陷入困顿;二转是许诺入狱妻子张燕都没有和他离婚,他觉得未来的生活还算有希望,却不想在出狱后见到妻子,妻子反而提出了离婚,其本来出狱后的振作姿态又被击碎;三转是妻子张燕得到了她们老家要拆迁的消息,她认为拆迁过后生活会有所改善,所以打电话告诉许诺不想离婚了,然而许诺已然选择了赴死。结局的一转再转,让故事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,也让小说人物的命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而《无缘无故世上走》的结尾那句“这家伙不会出事了吧?”又与开篇“第二次事故发生在三十四天的中午”。隐隐间相连接、相呼应,让故事在第三次事故中戛然而止,让人意犹未尽的同时,又倍觉突然且发人深省。

法国著名剧作家贝克曾言:“悬念是兴趣不断向前冲、紧张和预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。”李清源在小说开篇就设置悬念,又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采用插叙、倒叙与顺序并行的写作手法,利用限制视角将悬念悬置并延长,并通过结尾处的反转、多次反转及与开头的照应,将人物命运、故事走向和人性表达推向高潮的同时,又让整个小说的逻辑更加圆满,主题得到深化。其小说中这种极尽曲折而又充满意外的写法,可以说将时代之下,小人命运随着时代浪潮的拨弄而起起伏伏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人在大时代背景下,对人物命运的悲喜剧感到愤然的同时又产生无能为力惶恐,因为我们这之中的人,又何尝不是在时代的浪潮下起起伏伏,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李清源笔下的某个人物或是下一个人物呢?

啼笑反讽中的三恶五趣

小说集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中的反讽多集中于故事人物的喜恶之中,借人物性格和行为中的“伪善”来揭露现实社会的“真丑”。在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这篇短篇小说中,李清源没有给小说主角取具体的名字,而是用“他”这个第三人称代词贯穿全篇,这其实是将“他”这个概念扩大化,“他”的形象又何止是一个简单的身份代称,何尝不是对世上千千万万个“他”的反讽,“他”者的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、阶段或是情景下都有着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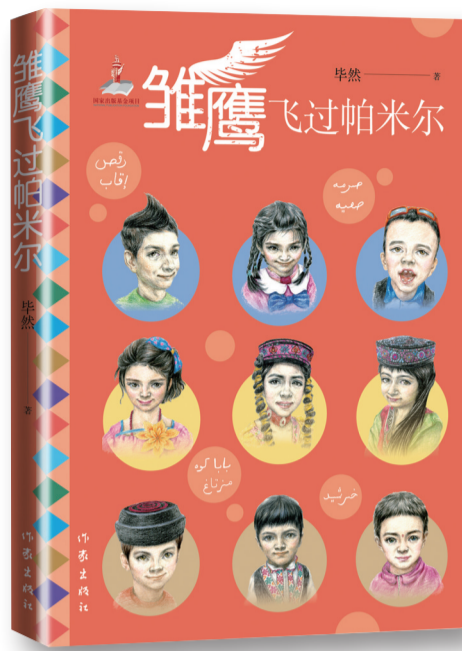
别样的陌生 意外的丰富

——读毕然的纪实儿童文学集《雏鹰飞过帕米尔》 □张锦胎

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,多民族文化历几千年而不断线,翻开从古到今的经、史、子、集,处处可以发现它的存在。但,书写儿童,尤其是书写人口较少民族儿童的生活状态,则少之又少。如今,四川青年女作家毕然,却以自己为生她养她的祖国边疆大地的热爱,对同样在这片土地上生长、养大的塔吉克族儿童的挚爱,用自己浸渍了爱的汁液的笔,将世居深山的塔吉克儿童在新时代的新生活、新思想、新情感,时代了涸渴着民族生活气息、渗透着时代精神气、洋溢着儿童秉性气质的一次独特的写作,变成了崭新时代、全新国家、盛新社会的这一个熠熠的亮点。她把自己的这本书取名为《雏鹰飞过帕米尔》。鹰,是塔吉克人心目中的图腾。这个书名,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,也是一种理想的表达;是一个象征的隐喻。诗意是这本书的正面表达,哲学是这本书的背面思考。

在文学创作中,恩格斯的名言至今被大家牢记:“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,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”在这本书中,毕然没有专门地去刻画、塑造一个塔吉克族儿童典型,她写的是当今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儿童群像——他们家家户户居住在群峰突起、冰峰耀目,奇峻高拔的大山之下、深谷之中,祖祖辈辈辗转于江河湍急、牧草丰茂、树长沟深的荒漠之上、草场之间,却也是各具天赋和爱好,各有向往和梦想:在被塔吉克族人视为神山的慕士塔格峰下的塔合曼小学里,爱上语文课、爱学汉语的九岁的祖里卡尔夏,被邀请到深圳援疆考察组做介绍情况的演讲;他就想着要当一名小学教师,教本民族小孩子学好国语;在塔什库尔干提孜那甫乡闪闪发光的牧场上,出生于香港回归祖国当天的香港·库里,开着天籁般童声、雏鹰般舞姿,他果真去到香港参加文艺演出,开了眼界,长了见识,却想着“要去考官官学校”;在小苏菲亚阿爸开在石头城步行街的眉石店铺里,苏菲亚每天放学后都到店里,一边写作业,一边卖东西。目光如炬、笑容似花的她,成为最有说服力的眉石广告……围绕对塔吉克族儿童各自成长的各自表达、各自个性的各自展现,自然而然地牵引出了一个个曲折动人、令人慨叹、富有传奇色彩的少年人生故事,让我们窥见了,在祖居的深山中出生、在剧变的社会中长大的塔吉克族儿童们丰富、深沉、友善、美好的心灵世界。看似最简单明了的儿童心灵,恰好最细腻深切地记录着社会变革的光明灿烂,折射出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芒普照,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闪耀。写儿童的天真烂漫、活泼可爱,彰显的是现代科技、文化冲击下的高原现状,以及现代文明对聚居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儿童的影响。毕然所写的塔吉克族儿童的群像,也正是中国当代各民族儿童中的“这一群”。应该说,“这一群”塔吉克族儿童的所见所闻、所作所为,具有很深远的典型意义。

谈得上“意义”的,更在于毕然对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。攀上海拔七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,走进倚倚慕士塔格雪峰的草原小屋,探悉民歌歌舞都会、塔语汉语兼通的稚幼心底,全仗着作家两只脚的行——对于一位青年女作家来说,行走中的不惧荒凉、不怕苦累、不畏艰险,显然是人人生旅



旅行中响起塔吉克族民歌《古丽碧塔》。三年前……那天籁之声一经响起,仿佛群山回唱,荡气回肠。

移动的羊群、高大的骆驼和牧羊的孩子,使得静谧空寂的喀拉库里湖畔有了生气。那些举着羊鞭子、脸晒晒得黑红的孩子们,在离天最近的草场上,一天天长大了。

再说,毕然对塔吉克族儿童的挚爱和贴心,她对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爱和认真,也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民族团结、睦爱的日常表现。儿童文学民族性的表现和体现首先来自作家的内心深处。儿童文学民族性,不是一个枯燥的理论概念,而是一个包含着美好的民族情感、充满了美妙的生活张力的艺术创造。

作家的艺术创造,贵在创见和创新。在新疆生活的作家不少,毕然恰能发觉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族儿童们对父母、对家乡、对民族、对祖国的忠诚的依恋和赤忱的挚爱,恰能发现他们对生活、对时代、对未知、对世界的无限的憧憬和无比的希冀;并从中发掘塔吉克族心理素质中的精粹,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东方文明的高尚情操。这是作家致力于民族振兴、尽心于新人成长的品行、个性所然;是“民族平等”“创作自由”的政策落实、氛围形成所然。但可以看出,毕然对艺术创新孜孜以求。她所写的每一个塔吉克族儿童的故事,虽都比较简单明了,但她却巧妙地运用了现实事件和想象空间的交织点,营造了一个个适合儿童思维的、穿越时空的文学空间,而这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又都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民族渊源。这样,一个个故事虽然线索都毫不复杂,细节却环环相扣,把原本线性的情节圆周化、立体化,并使其洋溢着苍莽大西北的日头、石头味、风暴、风沙味,充满了旷远小村寨的朴素、朴实味、和善、和睦味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毕然把这些大西北、小村寨独具的自然、人文的味道都融进了每一个故事的语言里,使每一个故事都因其浓浓的民族性、时代性,都因其强烈的儿童性、趣味性,而形成一种情理相汇、情趣交融的艺术魅力,令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。

显然,毕然的纪实儿童文学集《雏鹰飞过帕米尔》,虽是一本写给各民族儿童的图书,却真正是一本思想性鲜明、艺术性鲜活、民族性鲜活、时代性鲜活的书,书中那别样的陌生、意外的丰富,属于儿童,也属于成人。

描写:“午后果然下起了雨,不大,但很细密,淅淅沥沥的,淋湿了整个城市。天气骤然冷起来,街上行人稀疏,高高低低的楼房抑郁而立,在瑟瑟冬雨里缩成一团。我撑着雨伞,穿过老城狭窄的巷子,来到西关桥头。那棵老桐树依旧在落叶,一片接着一片,被雨水挟裹着,沉甸甸地坠到湿冷的地面。……”环境和景物的描写不同于叙事,用语虽少了些顿挫,但却多了份韵律,其特点也更偏向于现代散文和新诗,既有散文优美和谐的词句,又有新诗自由开放的形式,很值得借鉴和一读。

语言的诗化在结构上讲究的是句式灵活、整散结合,在内容上讲究的是形象生动、凝练含蓄,而在表达上讲究的是感情丰沛、内涵深刻。诗化是创作者文学功底深厚的外化,毫无疑问,李清源的小说很好地做到了这种诗化,且他优美的诗化表达,在对比中更衬出现实的丑陋,而也正是在他优美的诗化隐喻下,藏着的是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,是他对芸芸众生的浮沉痛楚。为官者不思大众,在蝇营狗苟中寻求迷途的快感;底层群众为着生存而活,在一时的得失中悲喜交加。所有人都在苦痛中浮沉,有人的苦痛显得讽刺,而有的人不堪却让人心疼;有人的得意让人不忿,而有的人失意却让人可悲。在李清源的诗化隐喻下,大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怎么都抽离不出“苦”这一主题,“乐”是苦中“乐”,“苦”是苦中“苦”,人永远在生活的苦痛中浮沉,在生命的苦痛中轮回。

阎连科说:“小说终究是世相之书,在尘世中昭示人性,混沌中窥见灵魂,于荣枯无常之境,发现时代的本相与生活的本真。”而在他看来“(李)清源的写作深谙其道”。小说是世相之书,李清源的这本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正是对当下婆婆世相的深刻揭露,在这一小说集中,李清源可以说是将世情洞察入微,将人物刻画入木,又以其犀利的笔刻、隐喻性的嘲讽及啼笑反讽等手法,将情节写得跌宕婉转,让小说阅读感极强的同时又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。“此事无关风与月”化用自欧阳修的《玉楼春》,整句是“人间自是有情痴,此恨不关风与月”。只不过,李清源去掉了前一句,又将“恨”字变成了“事”,“不”变成了“无”,让其更符合小说“无关风月,却隐喻世事”的主题。《此事无关风与月》既是小说集的书名,又是小说集中最后一篇小说的题目,而这题目也更像是作者因为对世相讽刺太过深刻及大胆,而做出的无谓解释。



出。首先是遣词,在此次集成册的小说中,充分体现了其中原叙事遣词的精妙,除了一般的俚语和方言,李清源在用词的选择上讲究准确而又诗化,且这一手法在书中比比皆是,如在表达嘲笑时用词的是“嘲讽”,在表达集合成册的时候用词是“哀辑成册”,在表达迎接时用词是“迎迓”,还有对不同的“看”的用法,如“猎人乜他一眼”、“寨主眈视猎人”、“张燕眈他”等,既是人物神态、表情细节的描写,又是隐喻的浅层表达。除了用词的考究、严谨和诗化之外,在小说中,其整个段落也呈现出明显的简练的诗化,如在小说《猎人与山贼》这一段:“寻到一条偏僻小径,忽闻有鼯鼯之声隐约传来,似是有人在林中酣睡。此山是伏牛余峰,不甚高峻,亦无巨木,但也有野狼土豹出没,睡卧其间并不安全。何况时局不靖,内贼未熄,外寇又至,常人昼行尚且心生畏惧,此人有胆夜宿山林,若非剪径的强盗,就是餐夜赶路之壮士……”李清源的遣词造句凝练而简洁,顿挫而富有韵律,整个语句或是段落的叙事一气呵成,既有对后续人物的猜想,又有对“山贼”身份反转的隐喻。除了叙事的语句、段落诗化,在景物及环境描写上,李清源的诗化现象就更加的明显且凸出,如在小说《青盲》中,这段关于环境的